



〔美〕海明威 著
朱永丽 译

丧钟为谁而鸣 上册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海明威全集

ERNEST
MILLER
HEMINGWAY



四川大学出版社

〔美〕海明威 著
朱永丽 译

（上册）

丧钟为谁而鸣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海明威全集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宋 颖
责任校对:毛张琳
封面设计:天恒仁文化传播
责任印制:王 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丧钟为谁而鸣 / (美) 海明威著; 朱永丽译.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8. 9
(海明威全集)
ISBN 978-7-5690-2423-4

I. ①丧… II. ①海… ②朱…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27490 号

书名 丧钟为谁而鸣
SANGZHONG WEISHUI ER MING

著者	海明威
译者	朱永丽
出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号	ISBN 978-7-5690-2423-4
印刷	成都市兴雅致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45 mm×210 mm
印张	27.25
字数	411 千字
版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8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读者邮购本书, 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 (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5408023 邮政编码: 610065
-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 ◆网址: <http://press.scu.edu.cn>

目录

001	第一章
034	第二章
069	第三章
092	第四章
112	第五章
123	第六章
131	第七章
140	第八章
165	第九章
183	第十章

245 第十一章

287 第十二章

296 第十三章

334 第十四章

359 第十五章

379 第十六章

407 第十七章

第一章

树林里，褐色的地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松针，年轻人就匍匐在那里，下巴搁在交叉着的双臂之间，凝视着远方。在他头顶上空，风从树梢疾驰而过，发出“呜呜呜”的响声。他俯卧的地方是一个相对平坦的山坡，再往下却是一个陡峭的断崖。从他的角度看过去，黑黢黢的柏油路延伸着穿过那边的山口，路的旁边是哗啦啦的河水。再往前，山口远处的河边，依稀可见有一家锯木厂，拦水坝建在那里，坝子截成的水瀑在夏日的阳光下闪着耀眼的白光。

“那里就是锯木厂？”年轻人问。

“是的。”

“我怎么不记得那里有家锯木厂，难道我忘记了？”

“不是的，那家锯木厂是你离开之后建的。老锯木厂在它前面离山口非常远的地方。”

年轻人把影印的军用地图在林地上摊开，蹙着眉头思索着。老头子也从他肩后弓着身子慎重地看着。老头子个子不高，身板却很结实，他上穿黑色的罩衣，下着灰色的裤子，脚蹬一双绳底鞋，典型的当地农夫打扮。老头子显然还没从刚才爬山的劲头上缓过来，此时正大口地喘着粗气，一只手无力地搭在他们带来的两只沉重的背包的其中一只上。

“这么说来从这里根本无法望到那座桥了？”

“是的，”老头子说，“山口附近一带地势大多比较平坦，水流平缓。再向前一段，公路绕进旁边的树林，更是什么都看不到了，那边的地势也很蹊跷，不但忽然低了下去，而且有一个非常深的峡谷……”

“我记得这个地方。”

“峡谷的上面就是我们说的那座桥了。”

“敌人的哨所也在那儿？”

“就在你刚才看到的锯木厂旁边。”

这时年轻人把手上的地图卷起，从自己褪了色的黄褐色法兰绒衬衫口袋里掏出一副望远镜，用手帕小心地擦了擦镜片上的灰尘，然后不断地来回调整焦距，直到锯木厂的视野变得清晰。他看到锯木厂房斑驳的墙壁，门边放着的一条长板子，敞棚里随意放置的圆锯，抛光木头后落下的成堆的木屑，还有一段运木材

的滑槽，它可能在把小河对岸山坡上的木材运下来的时候能用得着。他还发现，望远镜中的锯木厂环境很美，旁边的小河走势平坦，显得清澈而安详，可到了拦水坝流水却急转直下，在坝下激起的万朵水花在风中飞舞。

“没有看到岗哨。”

“锯木房的烟囱倒是在冒着烟，”老头子说，“晾衣绳上还挂着洗好的衣服呢。”

“这些我也看到了，但就是看不到岗哨的影子。”

“也许他躲在厂房的背面，”老头子解释说，“现在天气还是很热，他也许躲到我们看不到的背阴里乘凉去了。”

“也许吧。另一个哨所点在哪儿？”

“就在桥下方的里程碑那儿，哨所的旁边是养路工的小房子，那里离山口的最高处大约有五公里远。”

“这里有多少兵驻扎？”他用手指了指那个锯木厂。

“据我的观察，大概有四个，另外还有一个班长。”

“那么桥的下面呢？”

“那要多一些了。我可以过去仔细打听一下。”

“桥头上呢？”

“总共就两个兵，桥头桥尾各一个。”

“我们还需要一些人手，”他说，“你能召集到多少人？”

“你想要多少我就能召集到多少，这个不用担心。”老头子说，“这一带的山里，现在聚集着不少人呢。”

“大约有多少？”

“一百多个吧，不过他们三三两两分散在各处，不是很集中。你需要多少人手？”

“等我们侦察了桥的相关情况之后，再告诉你具体人数吧。”

“现在你就想去侦察桥那边吗？”

“不。我现在最想做的是找个隐蔽的地方，先把这炸药藏起来，等需要用的时候再去取。我希望把它放置在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如果可以，最好是离桥不超过半小时路程的地方。”

“这很容易，我知道一个地方最适合。”老头子说，“从那里到桥头全是下坡路，一会儿就到了。不过，我们现在去那儿要费力气爬一段山路。你饿吗？”

“饿。”年轻人说，“不过还能坚持的，我们一会儿再吃吧。你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他竟记不清老头子的名字了，这不是一个好兆头。

“你叫我安塞尔莫就可以，我老家在阿维拉省的巴尔科城。我帮你拿另一个背包吧。”老头子说。

这个年轻人站了起来，这时才能让人看清他的样貌，他又瘦又高，一张稚嫩的脸上写满了与年龄不相称的忧愁。一头蜷曲的金发，因过度暴晒而失去了光泽。他穿了一件褪了色的法兰绒质地的衬衫，一条普通的农民裤和一双绳底鞋。他看了看前方，弯下腰，把一条胳膊伸进背包的一条背带上，顺势把沉重的背包甩上肩膀；接着又把另一条胳膊伸进另一条背带里，顿时沉重的背包压在了他的背上。这个年轻人是多么的坚忍，他刚才因为背包而被汗水打湿的衬衫，现在仍然湿漉漉的，可是他没有一句怨言，又踏上了征程。

“我背上它啦，”他对老头子说，“接下来我们往哪个方向走？”

“翻山过去。”安塞尔莫答道。

路途是多么的艰难，身上的背包是多么的沉重，一路上他汗如雨下，但他们仍然坚持在密密仄仄的松树林中跋涉，在陡峭突兀的山坡上稳健地向上攀爬。在前进的过程上，年轻人虽然发现林中没有既定的路径，但看到老头子坚定的步伐，他便也毫不气馁，继续努力向上攀爬着。终于，他们绕到一个山的前面，这时一条小溪挡住了去路，年轻人正在犹豫之时，却见老头子踩着溪边石块稳步跃了过去，年轻人未发一

语，紧随其后。走了一段之后，山路更加陡了，攀爬更是不易了，但他们还是坚持着前进。直到到了一个断崖边，但见溪水从一个光滑的花岗石悬崖边上倾泻而下，攀上去更是难上加难，于是老头子停下来，等着那个年轻人赶上自己。

“你行吗？”老头子问。

“没问题。”年轻人答。此时的他已经是大汗淋漓，腿部的肌肉由于高强度的运动，而开始不由自主地抽搐起来。

“你在这里等我吧，我先去告诉他们一声，你带了这玩意儿，总不希望别人误会你的动机，向你开枪吧。”

“当然不希望，”年轻人说，“还有多远能到？”

“不远了，请问怎么称呼您？”

“罗伯特^[1]。”年轻人回答道。他把身上的背包拿了下来，轻轻地放在溪边两块大鹅卵石之间。

“罗伯特，你先待在这里休息一会儿，我一会儿就回来接你。”

“好的，”罗伯特说，“你打算以后到下面桥头

[1] 小说的主人公罗伯特·乔丹（Robert Jordan），名字来自西班牙语读法的音译。

去的时候走这条路？”

“不，我们去桥头要走另外一条路。那条路会更近一些，也更容易走一些。”

“我不希望东西藏在离桥头太远的地方。”

“你自己看着办吧，如果不满意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就另外找地方。”

“那好。”年轻人回答。

年轻人坐在背包旁边喘着气，看着老头子独自攀登悬崖。他发现，本来以为很难的事，对老头子来说却很轻松，他不需要左右摸索就可以顺利找到攀手，由此看来，这悬崖对他来说，已经是“熟门熟路”。然而，悬崖上却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可想而知，攀爬的人是多么的小心谨慎。

这位名叫罗伯特·乔丹的年轻人，现在不仅十分饥饿，而且心事重重。挨饿是经常的事，他已经不在乎；忧虑对于他说来却是很少发生。他遇事一向豁达，什么事都能从容解决，但这次却有不好的预感，毕竟这一带地势太险恶，开展敌后活动很困难。如果有个好的向导，熟悉这一带的地形，那么他在敌人防线中出入也好，在敌后开展布防活动也好，都不是难事。问题是一旦自己暴露，被敌人抓住，事情就不好办了；另外，谁值得信任也值得仔细推敲一番。要么完全信

任你的向导，要么时刻警惕着他，在这两个方面自己必须有一个抉择。这些虽然难以决断，但都不是他最为担心的，因为他有更大的忧虑压在心里。

这个安塞尔莫是个好向导，他走山路很在行，健步如飞，虽然罗伯特自己对走山路也算有点儿经验，不过，从天亮前跟着他一直走到现在，他很清楚再持续走下去，这老家伙肯定能让他累死在半道上。到目前为止，罗伯特·乔丹对安塞尔莫除了判断力以外，事事都信赖他。这么短时间，他还没有合适的机会来考察老头子的判断力，不过，不管如何，判断怎么也应该是自己要做的事。实际上，他并不担心安塞尔莫，况且炸桥的事比起其他的任务要相对容易得多。不管什么样的桥，只要你叫得出名儿，他都知道怎么把它炸掉，而且他也炸过各种长短和结构不一的桥，即使这座桥比安塞尔莫所讲的大上两倍，这两个背包里的炸药装置也足以把它完全摧毁。这座桥在他的记忆中有印象，因为1933年他徒步旅行到拉格兰哈的时候曾经走过，而且临出发的前天晚上，戈尔茨在埃斯科里亚尔城郊外一栋房子的楼上，曾经亲自给他读过有关这座桥的资料。

“其实炸掉这座桥也没有多大意义。”戈尔茨当时用铅笔在一张大地图上比画着说。灯光照在了他那

光秃秃的带有伤疤的头上。“你明白吗？”

“是的，我明白了。”

“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如果只是把桥炸掉，那么只能算是一种失败。”

“是，将军。”

“应该做的是根据发动进攻的时间，在要求的时间点把桥炸掉。这不仅是你的权利，而且也是你的任务。”

戈尔茨看看铅笔，并且用它轻轻地敲了敲自己的牙齿。

罗伯特·乔丹没有说话。

“这是你拥有的权利，同时也是你的任务和应该采纳的行动，”戈尔茨一边看着罗伯特·乔丹，一边点点头继续说道。随后他用手中的铅笔轻轻地点着地图，“这就是我的责任，但是这也正是我们根本无法做到的事情。”

“您为什么这么说呢，将军同志？”

“为什么？”戈尔茨非常生气地说，“你参加过那么多次进攻，还需要问我为什么吗？如何才能确保我的命令不会被变动？如何才能确保这次行动不被推迟或者不被取消？又如何才能确保实际开始进攻的时间和计划的时间相差不超过六小时？我们有过一次完

全能够按照计划实施的进攻吗？”

“如果由将军您来指挥这次进攻，那么我们就完全按照计划实施任务。”罗伯特·乔丹说。

“我指挥能力还是不行的，”戈尔茨说，“我的强项只是发动迅猛进攻而已。炮队不属我管辖，我必须向上级提出申请，但是我们的需求能不能得到满足，就不得而知了。上级的作风你是知道的，在这里我就没必要多说了。他们的效率可想而知，总是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也总是有人为这事那事来打扰，所以不能对下级的申请一一做出合理的答复，也是很正常的事。”

“既然如此，我们应该什么时候去炸桥？”罗伯特·乔丹问道。

“不能提前，进攻一开始就炸。这样一来，敌人的增援部队就不能顺利地从那条公路过来了。”他用铅笔在地图上标示着，“所以我们必须阻断敌人的后援。”

“那么我们到底什么时候开始进攻呢？”

“我会通知你的，但是日期和时间只能作为一种初步的参考。在那之前你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进攻的炮声一响，你就迅速炸桥，明白了吗？”他说着，又用铅笔指着地图上的那座桥。“这条公路是敌人能

够将增援部队开赴前线的唯一通道。这也是他们将坦克、大炮甚至卡车开赴我们所要进攻山口的唯一通道。这么重要的交通枢纽，我必须确保桥被炸掉，并且不能提前，因为一旦推迟进攻，敌人就有了充分的时间把桥修好，那是绝对不行的。所以，在进攻开始的时候，就应该把桥立即炸掉，必须有十足把握，容不得马虎。明天跟你一起去的那个人，他刚从桥那里过来，据他带来的可靠消息，目前只有两个兵在桥上把守，你到了那里就会知道这个情况到底属不属实。他在山里有一批人，你实地勘察地形之后，判断这项任务大约需要多少人，就跟他要多少，我的建议是尽可能少用人，但也要保证够用，这方面的事情，我就不多说了。”

“那我靠什么判断进攻已经开始了呢？”

“届时将由一个师的兵力发动全面进攻，轰炸机作为先头部队，你的耳朵不聋吧？”

“既然这样，我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当上空的轰炸机开始投放炸弹的时候，就意味着进攻要开始了？”

“你不能一直用这样的逻辑去判断问题，”戈尔茨在说的同时，还摇了摇头，“不过这一次，你可以这样认为，这是我指挥的进攻。”

“我明白了，”罗伯特·乔丹说，“说实话，我

并不喜欢这个任务。”

“我也一样。如果你不愿意去完成这个任务，现在就可以提出来，要是你认为自己不能胜任，现在也可以说。”

“我去，”罗伯特·乔丹说，“我愿意去，我没有什么意见。”

“我只想了解一个情况，”戈尔茨说，“就是在进攻的时候，不能让敌军通过那座桥，这一点你要绝对保证。”

“我明白。”

“我不想求人去做这样的事，并且以这种方式去做，”戈尔茨继续说，“我也不能命令你做这种事，我明白，我若提出任何条件，你的行动都将被左右和牵制。我能做的，只有把这项任务解释得非常详细，以便让你认识到你可能遇到的种种困难以及这项任务的重要性。”

“如果桥被炸了，你们突破山口之后，怎么向拉格兰哈城前进？”

“等我们一旦突袭山口成功，就立马着手把桥修建起来。像以往一切军事行动一样，这次任务虽然相当复杂，但安排周密。计划是马德里的威什特·罗尔霍制订的，这是那位失意的教授的又一杰作。这次进